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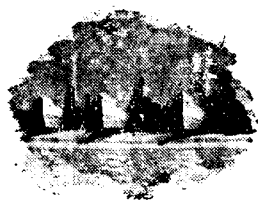
柯切托夫 著

茹尔宾一家人

茹尔宾一家人

柯切托夫著

金人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В. КОЧЕТОВ

ЖУРБИН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出版說明

这是描寫苏联工人階級的劳动生活的一部長篇小說。茹尔宾一家人三代都在造船工廠作工，祖父馬特威·茹尔宾經歷了極其艱苦曲折的道路，參加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帶着年輕的兒子伊里亞·茹尔宾和華西里·茹尔宾來到拉达河岸的造船工厂。老馬特威虽然到了七十歲，还是努力工作，不肯退休。伊里亞和華西里都成了优秀的工人。第三代維克托、安东、阿斯科加和阿列克塞也都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維克托發明了木工联动机，得了斯大林獎金；安东在衛國戰爭中負过伤，后進大學讀書，努力學習，成了优秀的工程师。阿斯科加和阿列克塞也都熱心工作和學習，成了斯达哈諾夫工作者。書中除了描寫茹尔宾一家人的劳动生活外，还描寫了新的家庭关系、新的戀愛关系和新的朋友关系，全書貫串着苏联的工人階級为共產主义事業而積極奋斗的崇高精神。这部作品在苏联曾獲得普遍的好評。

本書第十四章大部分和第十五章是馬清槐譯的，第十六章和尾声是陳大維譯的；其余是金人譯的。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459 字數 371,000 開本 850×1198 1/32 印張 15 $\frac{15}{16}$ 插頁 3

195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10001—20000 册

定價(8)1.00元

CAD02/04



B. Kereny—

作者自傳*

我父親是薩拉托夫省的農民，他在沙皇軍隊里当了二十五年兵。我母親是鄉村里的一個木匠的女兒。我是他們最後的一個，第八個孩子。他們倆在我誕生的時候，誰都沒有料到這個孩子將來會寫出幾本書來。因為我是他們的第八個孩子，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不會有人歡迎我的出生，當然也就不會很關心地來教養我。

我在一九一二年誕生於諾甫戈羅德市，自從父親退伍以後，我們一家人就搬到那兒去了。諾甫戈羅德是個古老的、很有名的俄羅斯城市，那里有好幾百年的歷史古蹟，人民很珍視地把它這些古蹟保護了下來。克里姆林要塞就矗立在市中心，修着雉堞的城牆和高聳的塔樓，城市外面有一道土牆圍繞着。差不多每條街上都有幾座從十五世紀、十四世紀或十三世紀就遺留下來的教堂，在沒有教堂的地方，就會有從前的諾甫戈羅德的某一大公的宮殿，或者其他有趣的景物。

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諾甫戈羅德遭到希特勒匪徒的蹂躪，他們破壞了市內的許多古蹟。現在，根據蘇聯政府的一項特別決議，正在修復這些被破壞的古蹟，並妥善地加以保護。

* 本文係據本書英譯本譯出。

諾甫戈羅德的四周景色很美丽。沃尔霍夫河横貫市中，这条河流發源于附近的盛產魚类的伊尔門湖。市的周圍有綿亘不断的廣大森林。

这种歷史遺迹与优美風景的結合，使我的童年充滿了美丽的印象，这些印象決定了我未來兴趣的方向。当我在小学讀書的时候，我就常常蒐集古錢，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去采集植物标本，也捕鳥和釣魚。

当我十五歲的时候，發生了一个对我的未來生活非常有影响的变化。我到了列寧格勒，和我的哥哥同住了。他是在运输工程学院讀書的。我在中学畢業后，就到一個修船場工作，后来又轉到列寧格勒造船厂，最后我又進了農学院。

那时候正是三十年代，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農戶都在組成集体農庄。苏維埃國家正在用机器、礦物肥料和貸款帮助農庄。可是新建立的集体農庄非常需要專家，或者也可以說，只要是受过一些教育，而具有充分農業知識的人就都很需要。我很想参加这个巨大的農村改造工作，所以我沒有等到大学畢業，就离开農学院到農村里去了。

我当了約有五年的農藝学家。有一个时期，我还不得不担任一个國营農場的場長。对于一个二十來歲的人來說，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工作很有兴趣，并且使我得到了許多經驗。在以后几年中，我在列寧格勒附近一个農業实验站里当研究員。

一九三八年，我担任了一家地方报纸的農業欄的編輯。这是我一生的轉折点。我一向对寫作很感到兴趣。在兒童时期，我就經常偷偷地寫詩歌和小說，不过从來沒有給誰看过。現在我既然在报館里工作，而且四周的每一个人都在寫东西，这就使我有滿足天生的慾望的机会，于是我也就热心地寫作起來。我寫了些

有关農業、有关当地工厂的工人、有关博物館的科学工作者和普尔科沃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的文章和論文。

一年以后，作为“列寧格勒真理报”的記者，我在列寧格勒省各地旅行。旅行使我看到了正在開發的新采石基地、新亞麻加工工厂；我訪問了許多集体農庄和農業机器站，我会晤了果樹培植工人、漁民和边防軍战士。

偉大的衛國战争开始的时候，我遇見了許多我曾經在文章里寫到的人，他們这时候都是苏联軍隊的指战員，肩上扛着槍，在通往前綫的路上行軍。当时我是列寧格勒的一个前綫報紙的战地記者。在列寧格勒被圍的九百天中，我一直和这些人在一起。全世界都知道那九百天的漫長时日。但是对列寧格勒的英雄們只用几行文字是無法來敘述的。不过我想說明，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看到了苏維埃人的全部雄姿。他們为正义而战，捍衛了祖國的光榮、自由和独立。这时我提起筆來，已經不再是只寫些短文和特寫，而是要寫一部小說了。一九四六年，發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在涅瓦河平原上”。在那部小說里，我描寫了人民的近衛軍，描寫了那些在希特勒匪徒逼近他們城市的时候拿起武器來的列寧格勒的和平居民。第二年，我發表了第二部中篇小說“近郊”，在这部小說里我是企圖描寫列寧格勒城的兩条战壕中間的某一地区的复雜生活的。

后来，我又寫了几部中篇小說，然后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漁夫、集体農庄庄員、苏軍指战員。兒童时期的回憶，我在战前和战时旅行所得的印象，还有我在鄉間的工作，都表現在这些作品里了。如果没有那种生活的體驗，我永远也不会寫出什么來的。

我的早期的生活經驗，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在修船場工作的

时候，碰到过煉鋼、造船、制造機車和建筑房屋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用自己的双手創造一切生活的必需品。我看見了世界上生活的真正創造者——工人。并且我开始懂得，苏維埃國家的偉大締造者——列寧和斯大林为什么在他們的革命工作中始終要依靠工人階級。劳动人民的崇高的道德品質，他們的勇敢精神、誠实和友爱，他們的剛毅和忠誠，使我欢欣鼓舞。随着歲月的增加，我又繼續不断地在和平的劳动中，在列寧格勒的战壕里，在战后的建筑工地上遇到了許多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我的腦海里一直牢牢地記住了他們的性格和行动上的优秀榜样。

我的長篇小說“茹尔宾一家人”的大綱就是这样構成，并逐漸充实而变为整个一部書的，我这部書对于工人階級——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先進的、最富有創造主动性的階級是怀着無限的尊敬的。

符·柯切托夫

于列寧格勒

统一书号：10020·4

定 价：1.70 元

第 一 章

1

五一節的晚上，擴音器里播送的莫斯科慶祝禮砲的轟隆聲剛剛停止，民警派出所所長叶果洛夫聽見了一陣槍聲。

叶果洛夫扔掉剛抽着的紙烟，用靴子后跟踩滅它，習慣成自然地理了理手槍的皮套子，穿過小胡同，迎着槍聲走去。小胡同里許多大敞着的窗戶里，傳出來留聲機和吉他的聲音；舞蹈掀起的風吹鼓了花邊的窗簾；跳舞人的鞋后跟踏在為過節而擦得很光亮的地板上，發出悅耳的踢躡聲，震得小木头房子的牆壁直哆嗦。

讓我們跳舞，讓我們踢躡！

難道房子里的地板會踩塌？

在別的時候，派出所所長大概就會迎着熟悉的聲音，拐進佈滿了花壇的、娜塔麗雅·華西麗叶芙娜的小院子去了；他一定會把靴底子在門口的花擦鞋墊上仔仔細細地擦擦，然後拉一拉老式門鈴的把手。

但是槍聲繼續響着……叶果洛夫把慢步換成了沉重的跑步，一邊把着槍套子，從小胡同里很快地就跑到船錨街上來了。

十九号房的方格子小板棚子里面，在老楊樹和丁香樹的濃密的黃昏陰影中，正有一大羣人在吵嚷。派出所所長在這兒一點也看不出什麼可疑的地方：只不過是一些朋友和鄰居們到茹爾賓家聚會，因為天氣暖和，大家都在露天地里盡情歡樂。

兩道迅疾的火光從聚集在院子裡的人們頭頂上閃過，接着又發出了一聲雙響的震耳的槍聲，這時，他剛走過茹爾賓家的小板棚子。

叶果洛夫推開了板門。

“諸位，諸位！”他喊叫着，擠進人羣。“什麼事情，諸位？怎麼回事兒？”

“所長同志，又從架子上下來一個小茹爾賓！”一個男客人莫名其妙地回答。

“從什麼架子上？下到哪兒去？”叶果洛夫用鼻子吸了吸槍鼻子的火藥氣味。

房子的主人，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茹爾賓手里正拿着一枝雙筒獵槍，從人羣里擠到他的面前來。

“您好，庫茲米奇！”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還離得很遠就解釋着說。“我們這兒沒有什麼違犯警章的事。這是民族的禮砲。又生了一個工人。鳴禮槍二十一响！”

他走過來，把槍托放在地上，左手扶住槍，右手揪住眉毛，好像要把那斑白的長眉毛卷到手指頭上似的。

“庫茲米奇，孩子們又給我家添了一個孫子。就是這末回事，老兄！你看我們真了不起……”

路燈的光亮映在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的眼睛里，閃來閃去，雖說是在昏暗中，也能看出他臉上的洋洋得意的笑容。他說出了像“就是這末回事，老兄！”、“你看我們真了不起”這一類的

話，因為快樂使他再也找不到別的、更漂亮、更有分量的話來表達他的感情了。

這真是了不起的和夢想不到的快樂。這種快樂之所以夢想不到，倒也並非完全因為這件事是發生在過節的日子。在幾小時以前，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排在自己工廠的隊伍里穿過城市的時候，四周圍的樂隊奏着各種曲調的時候，他一路上就一直記掛着杜妮亞希珈，昨天家里人把她送到醫院里去了。他忽而聽見杜妮亞希珈所喜愛的歌曲，忽而注視着那些還沒有到入學年齡的孩子們：擁擠在大卡車上，搖晃着小旗子，——又想到杜妮亞希珈，年輕的媽媽，她在醫院里怎樣了啊？……工廠里的人們有時候也偶然問起他家庭里的重大事件的情況。

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一直到廣場上，到了全城七個區的羣眾隊伍集合的地方，他才忘掉家里的事情。三十多年來，他到這塊省黨委和省蘇維埃辦公大樓前面用花崗石鋪成的大廣場上來過好多次了。他覺得廣場好像一面鏡子，它每年把城市的生活反映兩次，——而且反映的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生活吧？有一個時期，遊行示威的人們肩膀上扛着十字鎬和鐵鍬，羣眾大會開完就一直去參加義務星期六的活動^①；有一個時期，遊行隊伍里用馬套拉着在城里最初燃燒起的一些熔鐵爐的模型；接着，熔鐵爐以後就出現了織布機；過了幾年就用國家汽車工廠的大卡車裝着客貨汽船的模型遊行了。那是很快樂的一年：工廠里專門修理船舶的時期結束了，新的建設時期開始了。

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已經有很多年在廣場上沒遇到熔鐵

① “義務星期六”，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在建設時期中發揚革命精神的一種義務勞動制度。凡具有各種職業的工人和黨、政幹部在星期六自覺自願地為國家服義務勞動若干小時。

爐，沒遇到織布機了，——工廠的許多車間里，早已用馬丁爐和電力熔礦爐操作了，紡織機早已換成了強大的聯動機。這些聯動機中的任何一種，即使縮小到三分之一的模型，也裝不到五噸卡車上去。

這一年的五一節——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忘記了家庭的念頭——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看見了一種新的、去年秋天還沒有的東西。當然，在報紙上都登載了本城正在給伏爾加河和德聶伯河的新建築準備掘土機、起重機、電纜以及各式各樣的用具與機械的消息。然而口頭傳說是一回事，實際真相又是一回事。雖說實際真相在許多小模型上也看得出來，然而只有內行的眼睛才能從小模型上判斷得出新機器與新建設的規模和力量。

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看到這一切的時候，他腦袋里出現了一個想頭，這個想頭他好久不能忘掉。他想到放進爐子裏去熔化的礦石。礦石慢慢地、漸漸地燒紅了，熱氣並沒有一下子就傳透一切礦石塊，熱氣是一塊一塊地傳過去，先是咕嚕咕嚕地開起來，等到整個的熔體都嘩嘩開了，然後才熔煉成堅固的金屬。

思想把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越引越遠……這是在一九一七年，把人类的礦石放進偉大的熔爐里去了，人类的礦石一年一年地被冶煉着——現在熔解開了，沸騰了，正在提煉成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純金屬。

伊里亞·馬特威葉維奇小心翼翼地向四面張望了一下，——是不是有人猜出了他的想頭：“我簡直就是在寫文章。”他想起了自己家的唯一的女兒東妮雅，——冬天里她寫了一篇論述蘇維埃人的共產主義新品質的文章，——結果也很不錯呀。但是一想起東妮雅之後，又想到了杜妮亞希珈，而且一直走到家再也忘不掉她。

这个家庭重大事件之所以使他夢想不到地快乐，並非是因为孩子出生的時間太湊巧，正赶上了五一節，——而完全是为了另外一种意思。还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婦產科質疑处的一位老女教授又肯定了她的前一次的預測。她說，杜妮亞希珈生的小孩子不会太大，而且很可能是个姑娘。然而实际上却生了一个男孩子。正如医院里人們所說的，是一个大胖小子。因此，今天不僅要放槍——如果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有大砲的話，他也会怀着这种快乐的心情放大砲的。

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嗎？家庭里生的孩子总是男的，男的。孩子們虽說並不很漂亮：都像祖父——寬大的額蓋，眼睛長得很兇，但是个子長得却都很粗壯，結实。

“是呀，就是这末回事，庫茲米奇！”他又說了一遍，拖住叶果洛夫一只手，領他向台階走去。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还用兩只手掌摀着耳朵，緊靠着一根被小孩子用鉛筆刀刻得乱七八糟的柱子，站在那兒。

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漫不經心地从人羣的头頂上向板門外头的远方望去。她的快乐和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的快乐比起來，又是另外一种了。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一听说生了一个孙子，立刻就裝上了火槍，又放了一次慶祝的礼砲——“民族的礼砲”，鄰居們都随着这声音紛紛跑來了。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一來到台階上，就一声不响地站住了，摀住耳朵，以免听見槍声。

好像時間並不敢冒犯这个妇人，虽然歲月如流，她跟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的共同生活已經三十多年了，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不但發胖了，頭髮漸漸白了，人也变得粗鹵，容易生气了；然而她的样子依旧还是那样灵活、嬌小，步伐輕快，也还像小姑娘一般容易动脾气。別人如果不看見她的臉的話，就是現在，有时

候在街上或者在舖子里，还会有人喊叫她“大姑娘”咧！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对孩子們的态度，也几乎还是多年以前她生第一个孩子时的那种样子。快乐里面夾雜着担心。因为这些孩子們总是耳朵疼啦，嗓子痛啦；他們把什么小釘子或者小鈕子抓到手里——一个不小心，他們就会吞下去；他們从台階上跌下來，院子里的鵝会啄他們，鄰居的山羊会牴他們。什么事都得預料到，什么事都得記住，什么事都得防备。这是多么困难啊，把一个人培养到長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养大了四个兒子和一个女兒的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是深深了解这种感情的！如果說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首先是因为生了孙子，而充滿了家族的自豪感，那末这种自豪感也就是使他快乐的中心問題；但是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的女性的快乐却和他不同，她的中心問題就是只要快乐就行；同时由於一个新人的誕生，必然將要產生許多新的顧慮和激动不安，这些預感和預見都湧上來了。

腦子里充滿各种复雜念头的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竟沒有注意到叶果洛夫向她行了一个礼，他正走上台階來。只有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那强有力的、沉重的、像鉄打成的手才使她又回到现实世界里來。这只手放到她的肩膀上，招呼她進屋里去。这时阿珈菲雅·卡尔波芙娜才忙乱起來，邀請客人到倉猝擺好的桌子旁边坐下。凡是听见“礼炮”声到茹尔宾家院子里來的人都是客人。

屋子主人端了一杯茴香酒送給叶果洛夫。但是叶果洛夫却把酒推开了。

“我不能喝，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別勉強我！現在正是值班的时候。你自己明白的。”

“那末來一杯葡萄酒。你怎么能不喝呢？生了一个工人！應該重視吧？”

“應該重視——這是不錯的。”

叶果洛夫遲疑了一下，就干了一杯，說道：“够啦，够啦，我下班以後再來，”於是現出一種很遺憾的神情對酒瓶子看了一眼，就走出去了。

这天晚上，茹尔宾家的客人坐在桌旁，與其說是大喝特喝，大吃特吃，還不如說是大說特說……

“伊柳沙，你總是說：生了一個工人，”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的老朋友工長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洛維奇·巴斯曼諾夫說道。他忽而把尖下巴頰伸到前頭去，忽而從眼鏡頂上向外看。“他也許會是一位院士、或者管理國家大事的人才吧？”

“沒有什麼不同。”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把那亂烘烘的長眉毛幾乎連皮膚一同卷到手指頭上了。“沒有什麼不同。主要的是什麼呢？主要的是工人階級。你是一個造船工人，是一個了不起的建設人才，頂好咱們每一個人都能像你就好了……”

“得，得，伊柳沙！”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洛維奇反對了，但是顯然很高興，他那一張本來已經布滿皺紋的臉，如今又遮上了一層密密的細皺紋的網絡。

“你也應該明白，”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繼續說，“是的，應該明白……輪船的主要東西是什麼？是船體！有了船體才能有浮力。有了船體才能有載重量。有了船體才能有航行速度。一切都靠船體。斯大林同志很干脆地這樣說過，——你還記得嗎，咱們是一塊兒讀過的吧？有基地，但是也有上層建築。”

“斯大林同志說的不是‘基地’，而是‘基礎’，”他的小兒子阿列克塞糾正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的說法，他和其他的人比起來，像茹尔宾家血統的地方比較少——身材很高、很勻稱，深櫻色的濃密的頭髮，只有他的眉毛，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已經跟祖父和

父親一樣，變得毛烘烘的了。

“就算是‘基礎’吧，”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也不看阿列克塞，就同意了他的意見。“說話要科學就科學一點。就是說，船體是基礎，其餘的都是上層建築和……附屬建築。在社會里面人類也是這樣子……工人階級是基礎，其他的一切……”

“你搞錯啦，爸爸，”阿列克塞又說，“首先，階級不能成為‘基礎’。其次，這怎么能行？那是——社會關係，這是——輪船的構造……”

“我們听你的吧！”現在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轉身對着兒子，扶了扶眼鏡；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洛維奇也扶了扶眼鏡，好像說：“我們听你的吧！”

“我沒有工夫，”阿列克塞回答。“本來我就要晚啦，差一刻九點。”他從五斗櫥上抓起了自己的“船長”制帽，走出去了。

“的確，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你搞錯啦，”工廠里的著名“艙軸找正”專家塔拉索夫擁護阿列克塞的說法。“沒有機器的船體——不是輪船，只不過是個木槽子。”

“可是最初一些航海家們就是坐簡單的‘木槽子’航行的呀！”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端開碟子上的茶杯，把茶匙豎在碟子上。“他們撐起帆，船就走啦。”

“這就是說，總得要船帆呀，”塔拉索夫不肯屈服。“船帆是什麼東西？就是推進器！”

“我不願和你們抬槓！”伊里亞·馬特威叶維奇揮了一下手說。“請你們隨便弄一個做得歪歪扭扭的船體，隨便把個什麼推進器裝上去——我要看看你們怎麼航行。你們別打算叫我改變主意。工人階級……”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每個字都很有分量地說，“就是人類全部生活的船體。我是從國際範圍來說明……事情很清楚，